

阿盛 伴 讀

〈火車與稻田〉



本刊物可掃描 QRcode 下載

我們的山河・我們的歲月

阿盛

〈火車與稻田〉創作背景與動機

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臺灣與其他國家地區一樣出現「嬰兒潮」，一般稱為「戰後新生代」。這個新生代，沒有經歷烽火的無情灼燒，卻在成長過程中體認到破敗蕭條的環境；戰爭所造成的種種傷痕，既聽聞亦眼見了。他們都接受現代教育，但基本的家庭教養是傳統式的，算是「搭上最後一班傳統列車」的世代——通常概約泛指一九四〇、五〇年代出生的人。

大約一九七〇年代初起，戰後新生代陸續進入社會，正逢上臺灣經濟開始快速發展，鄉鎮農村人口大量移向都會區，尤其是臺北地區。為了就業就學，許多年輕人必須離開故鄉；現代化的工商社會明顯成形，舊有的半農業社會的生活模式實際上已經無法

維持，年輕人唯有配合時代腳步，奔赴前程。

戰後新生代寫作者，同樣身處於時代大潮流中。他們目睹了臺灣從幾乎一切都無演變為幾乎一切都有，也目睹了集體拋卻舊事物舊觀念並集體追逐新事物新觀念；當他們定心回首時，這才驚覺被時代的巨輪輾失的諸多人事物景將永遠不得再見。於是，他們提筆追想比對今昔，用文字記錄「曾經」與「現在」。

〈火車與稻田〉一文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醞釀完成。文中的時間點，概約跨越一九六〇、七〇年代，正是前述臺灣社會與經濟大轉型的時期。

我在嘉南平原上的小鎮新營出生成長，直到一九七三年北上讀大學才離開故鄉。童年時，小鎮鄉村的生活型態甚少變化，長

輩們多半未受過學校教育，十有七八不識字，最大心願是一家溫飽，再則培養兒女，讓他們讀書求上進，自己受辛受苦，無悔無怨，守著祖業也守著傳統觀念。農村人特別不輕言離鄉，所謂「安土重遷」，觀念根深柢固；當兒女們長大又不得不外出謀生時，他們只能選擇放手。而年輕人畢竟無法完全明白父母的矛盾心理——希望兒女過好日子卻又捨不得兒女去冒風險。

一波波的鄉鎮年輕人湧向都會尋找機會，長輩們終於明白舊時代已完全過去，不能扭轉，於是宿命的留守田地，一樣辛勤工作，日子中多出來的則是長長長長的歎息。

〈火車與稻田〉不只是屬於作者個人的成長記錄，它也是無數戰後新生代農村子弟的共同經驗。我寫此文，即是為了將那個時代的獨特樣貌深深刻印出來。也許，如今的年輕人可以經由此文去審視斯土斯民，看看往時的人是如何一路行過來，進而延伸思考這塊土地上今昔的種種，這樣的延伸思考應是有助於人文視野的擴展。

〈火車與稻田〉

所要傳達之情境與意涵

在〈火車與稻田〉一文中，火車象徵新時代的潮流。它是一直往前行的，猶如時代的巨輪不停滾轉，而鄉鎮農村的年輕人搭上它，奔向心中期待的大城，或為更好的生活，或為繁華所誘，或為求學深造。無論得已不得已，都擋不住這巨大的新潮。

文中的「我」，本來幼小不懂世情，看著大兄、二兄、三兄陸續離鄉，他們跟著時代的腳步，沒有多少猶豫，也未必體諒父母的心情。事實上，貧乏單調的農村生活不可能留住他們的心，眼見父母終歲苦勞而又得不到豐足，他們不願意隨著困在鄉間，「離開」便是最好的選擇了。

火車來了，火車去了，一次一次，日日夜夜，它載著鄉鎮年輕人到遠方奮鬥討生活，從此，他鄉逐漸轉為故鄉，而故鄉逐漸轉為他鄉。這與他們的長輩祖先的認知是完全不同。「火車」既是新潮流的象徵，須得「準時」開行，想搭上它就不能「留戀」，它是不等人的。

求學的機會也不等人。那時代，大部分的大學設在北臺灣，絕大多數的高中畢業生都經由聯考錄取而被分發到北臺灣的大學，即使想待在故鄉也不可能。所以，文中的「我」到底還是得離開父母，然後就業定居臺北。

稻田則是不移動的，它象徵農人的宿命觀念與傳統生活。田地是衣食的來源，同時也綁住了農人；農人依照世代傳承下來的方式耕作，在田地上付出血汗，對田地有著深厚的情感，根本無法割捨，然而，一生種田，卻碰上從未有過的時代巨變，「除了深扎的稻秧之外，不可能留住其他什麼。」傳統的價值觀認知崩解，工商取得時代主角地位，農村快速沒落，「父親」過世了，「母親」放棄「那塊牽連心肝的老田」。一個舊時代結束了。

已經成為都市人的農家子，再也見不到祖田，祖田變成水泥房子，連原本的方位都辨認不出了。更新的世代則完全不知道「曾經」。「父親的田確實不見了」，意味著過往的農村歲月不復可見，只能在回憶中追尋了，而農村傳統的承續也像草根離土，那同時象徵農家子心中的失落、脫離，「嘆一聲」之後，「草根與碎土同時離地而起」，感慨無語，唯有歎息。

學生可從〈火車與稻田〉學到什麼？

對如今的中學生而言，也許未必能夠百分之百了解〈火車與稻田〉的時代背景與戰後新生代的成長歷程，但是透過文中的描述，細心領會，肯定可以看明白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樣貌。人情人理總是相通的，生活方式的改變不等於人性改變。

我希望學生們用三分精神去留意文字技巧。例如文中的火車來去，通篇貫串，寓有「時代腳步不停歇」之意；進站出站，點出了忙碌的工商時代特色。兄弟們一個接一個離鄉，父母的反應一次比一次緊張，那是人情之常，為人父母恆是如此。而火車的前進，稻田的固定，正是新與舊的強烈對比。父親從「看樣子有些慌迷」到「眼睜睜地像是瞧著水圳的水一直流入別人田裡」到「不時用眼尾掃描向我」到說出「六出祁山拖老命實在沒意義」，心裡的哀傷逐漸加深。這些都是有經營的文氣層次。文中母親的言行

則相當寫實的繪出傳統婦女的形象。

七分精神應該用在文中的內涵。盡量以同理心去推敲人情、人性、人生。我寫作一直強調「三人主義」，文學離不開這「三人」。文中的父母與兒子，認知與行為都沒有對錯可言，人一旦面臨大環境變動，總會有各式各樣的反應，而放棄堅持的往往是為人父母者。那是包容忍讓，不是怯懦退縮，他們願意割捨以成全兒女，觀念來自傳統教養，用另一個角度看，使「火車」得以順利前進的反而被認為保守的他們，表面上，他們不能適應新潮流，究實卻是他們間接推動了新潮流。若是他們固執舊式父母權威，則年輕的兒女多少會受到束縛。他們頂多幾番感傷喟歎，並未阻擋兒女的腳步。我期盼這樣的內涵能充分受到注意。

以此擴大思考，應可以發現，單一面向的觀看往往不能察見真相。有些人常將傳統觀念視同退步落後，深入探究後始知不然。所謂進步落伍，一言斷定是不恰當的。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我們之所以得有如今，必然來自於許多前人的付出累積，並非我們只靠一己之力就忽然擁有全部了。

再延伸思考，這塊土地上歷經幾番轉變，我們生於斯長於斯，理應去了解更多轉變的留痕，那些點點留痕組合起來，就是這塊土地的歷史圖像。臺灣是唯一的，無可替代複製的，現今的年輕人應當學會親近它、尊重它，也尊重親近所有為它付出心力的人。✿

認

識

阿盛

阿盛，本名楊敏盛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歷任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編輯、《時報周刊》編輯主任。民國八十三年辭去報社職務，創設「寫作私淑班」，指導後進寫作，栽培青年作家。

阿盛於民國六〇年代開始寫作，以散文為主，強調文學離不開土地與人性，內容著重鄉土生活的描寫、社會現象的關懷。其作品敘事豐富，寫人情細膩委婉，描景物鮮活逼真，雅言與方言、俗諺交融化用，形塑出一種獨特韻致的「說書」風格，為臺灣鄉土文學具代表性的作家。曾獲五四文藝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吳三連

文學獎。著有《綠袖紅塵》、《夜燕相思燈》等散文集，並有長篇小說《秀才樓五更鼓》、《七情林鳳營》，另主編散文選集二十餘種。

